



御製

惺窩先生文集

文

肆



明 4 曾 4  
775  
144

惺窩先生文集卷之九



從四位上行右近衛權中將藤原為經編  
參議從三位行右近衛權中將源光國校



雜著

致書安南國代人

日本國○○○○致書

安南國頭目黃公。比年鴿舶往還。二國之情好稍  
可徵矣。感佩惟深。甲辰六月。我舟人亡恙歸。辱復  
書。漆以嘉幣若干。青貝肆匹。白絹大好五匹。牙扇  
二件。香蠟一甌。薰香一甌。厚意不可言焉。書中所謂一止於信之一語。誠是

家國治教之要矣乎。夫信者。吾人性中之固有。而感乎天地。貫乎金石。無以不通。豈啻交隣通好而已哉。雖是千里不同其風也。所以五方皆不殊。此性者也。歟。由是見之。則其不同者。特衣服言語之末而已。然則千里萬里雖遠。衣服言語雖殊。有其不遠者。不殊者而存。是以所謂一信也。前使不德。往還彼此之間。上下其手。表裏其言。而多誤事情。故處之以國刑。想在貴國亦如此乎。凡舟人者。命市。紀販夫之徒。而僅見小利。則忘大辱。其言多任喜怒之恣。而不足取其信。自今而後。二國之信者。

在書。書之信者在印。以是爲證耳矣。故今附舟人以今夏之復書。貴國子細檢焉。方物數事。聊寓綏好之禮。書中又言貴國者。詩書禮義之國。而非市貨會集之地。苟市貨商賈之事。惟利是務。真可鄙焉。然亦通論之。則四民孰非民。八政孰非政。安民爲政之外。無詩書禮義。詩書禮義之外。無安民爲政。是亦五方固有之定性。而乃一信之所主存也。貴國之所誠者。在彼失信。而屢生不好之事而已。二國不失其信。則縱雖有小人。何至生不好之事乎。然亦不可以不誠。若生事。則二國各有刑法乎。

哉

舟中規約貞順運商船于安南國因代之

一凡回易之事者。通有無而以利人己也。非損人而益己矣。共利者。雖小還大也。不共利者。雖大還小也。所謂利者。義之嘉會也。故曰貪賈五之。廉賈三之。思焉。

一異域之於我國。風俗言語雖異。其天賦之理。未嘗不同。忘其同。怪其異。莫少欺詐慢罵。彼且雖不知之。我豈不知之哉。信及豚魚。機見海鷗。惟天不容偽。欵不可辱我。國俗若見他仁人君子。

則如父師敬之。以問其國之禁諱。而從其國之風教。

一上堪下禦之間。民胞物與。一視同仁。况同國人乎哉。况同舟人乎哉。有患難疾病凍餒。則同救焉。莫欲苟獨脫。

一狂瀾怒濤。雖險也。還不若人欲之溺人。人欲雖多。不若酒色之尤溺人。到處同道者。相共匡正。而誠之。古人云。畏途在衽席飲食之間。其然也。豈可不慎哉。

一瑣碎之事。記於別錄。日夜置座右以鑑焉。

日本國慶長 年 月 日 回易大使司負子

元誌

書山水畫

應城氏和泉守之求

有不山而高者。然後能觀山。有不水而清者。然後能觀水。知仁之於山水。由已而由人乎哉。鳶飛魚躍。仰觀也。俯察也。振衣十仞。濯足萬里。不可徒然矣。當觸發其道機。則以之登而小天下。以之臨而嘆晝夜。觀瀾之術。伐木之息。實有在矣。或以之渴而棄瓢也。四岳百揆。失其貴乎。或以之飢而採薇也。八百諸侯。失其富乎。至若九鼎一絲之風。裘影

飄飄。兩火一刀之雪。琴韻泠泠。猶以之自信。不爲王者之公。不爲王者之伶。故曰不可徒然矣。嗟夫。彼遊方之外者。有力而負。見性而觀焉。可稱言也哉。嗚呼。水亦水哉。山亦山哉。又以由已而已。否則終南有捷徑。湘浦有辟陽。有曉猿之驚。夜鶴之怨。有白鷗之舞。而不下。嗚呼。山豈水耶。又以由人而已。今見所物色。有山有水。擾擾焉。洄洄焉。可樵可漁。可隱可樂。屋之連其傍。松之老其下。誰歟。前者導後者隨。蓋有由已而樂山水者歟。抑又有由人而汚山水者歟。聞言觀山水如讀書。見趣何如而已。

矣。嗚呼。予山水于讀書。于真。于畫。馬異不異。盧仝不全。子其公務之餘。臥遊之中。子細自得可矣。余是非有識者。由人而想像以言焉。是亦不由已也。雖然且對畫。而不覺不克無感于其真而已矣。

題歸去來圖

乙卯冬十有一月。適丁先生歸去時。時晚菊數莖。霜下吐英。凜乎不可狎。對此圖不克無感。於是書焉。

避秦於桃源者。淵明其人也。何也。託秦以避宋也。耶。記桃源以貌栗里也。耶。人世之爲人世也。無時

而有秦有宋矣。人生之爲人生也。無處而有桃源栗里矣。栗里者不在栗里。而邇在方寸地也。其然乎。劉歆豈奪焉。子驥豈往焉。允哉。後遂無問津者。若或有其知津者之在。則是此亦一淵明也。否乎。安得若黃道真者。躡輕風。高舉遠引。相共優遊徜徉焉。桃源云乎哉。栗里云乎哉。吁。

題三笑圖

丁巳之歲

斯圖古人之異議尚矣。置不論焉。睽夫道一而教三。心一而笑三。所謂造適不及笑。三氏者何笑焉。不適其適乎。獻笑不及排乎。安排而去。化乎否乎。

入於寥天一乎。否乎。道生一。一生二。二生三。三生萬。萬歸一。一者何也。孔之以一乎。老之得一乎。釋之唯一乎。夫是一而不一乎。抑亦不一而一乎。蘧子曰。不識廬山真面目。只緣身在此山中。敢請三氏者。更向山外質諸胸中。廬山云。吁。今有三笑圖。而三笑聲安在哉。其一者。尚有在而壽也矣。萬世且莫之遇是而已。於茲有陶與陸及遠之笑聲。有虎之嗥嗥。溪聲瀑韻。無不有焉。且莫之遇是而已。

題淵明畫軸并詩

醫生正意隱于醫。而最嗜詩酒。一日持此軸來曰。

是靖節先生歸隱之圖也。裝潢新成矣。上有楮隙。幸請書一語焉。凡見世之醫家者。流貯蓄古畫像。而爲尊崇者。多義農軒岐。以及扁鵲也。蓋因景仰其原始也耶。靖節於醫何有哉。適讀先生元集。略獲其一二矣。世人唯言先生者。以爲晉宋之間。詩酒之人也。淺乎哉。知之。先生不作詩。唯寫其妙。先生不飲酒。唯逃其蹤。唯其非晉宋之人物。無懷氏之民也。葛天氏之民也。羲皇上世之人也。其詩曰。此中有真意。欲辨已忘言。醫之於先生。有餘師。意生是知之乎。生也。愕爾曰。靖節何以通醫。曰。生也。

非不知先生而已。讀軒岐之書。而未熟所謂上古  
天真者也。夫。是所謂上古不在上古。而時時即上  
古也。喜怒之未發。一念之上古也。肺腑之春。一年  
鷓鴣之放。一日之上古也。  
之上古也。大人之赤子。一生之上古也。真在其中。  
欲辨忘言。真豈可辨。道中有一真。天下無二理。  
讀禮而知補陰之說者。朱彥脩。而讀易得治瀉之  
法者。黃子厚也。殷帝論瞑眩藥。宋儒議承氣湯。偉  
矣。醫人醫國。元唯一真矣。生也。其讀軒岐書。認先  
生之真。讀先生之書。認軒岐之真。正者背者。左者  
右者。精義入神。有得則生亦無懷氏之民也。葛天

氏之民也。羲皇上世之人也。始是軒岐之徒也。於  
醫有餘蘊。序於戲。身對畫前。神遊園中。則先生。拔  
奇文欣賞之友也。疑義與折之師也。時是涸陰。涸  
寒之底。滿懷回春。春風吹物。物自欣欣。九藥黃鸞  
轉。捲簾白鷺飛。會得則活潑潑地。不會得則唯是  
弄精魂。生也。歸家讀所謂天真論者。必有靖節先  
生之真。讚在其中來。叨叨賸語也。閑言也。抑以末  
也要見羲皇上世人。天真論裏認其真。解衣礪石  
不描盡。非酒非詩有腳春。

講筵矜式

應玄同之粵



一經書講筵。以懇款蒙允容。三事相竝。豈不思報恩謝也哉。為經按三事見檀弓及晉語

一若句讀義理有過誤。則相共審問明辨。而自他有益。退有後言私義者。是乃小人之意。必可慎焉

一祝髮之徒者。可衣十德。蓄髮之人者。可著袴肩。絹。是亦我邦俗禮百行之一也

一雜話戲笑私語。睡眠一切須停止。座次不論貴賤老弱。以來時之先後為序。蓋免當時之尤擾也

一師傳耳提口義等。與曠倭訓。於志不篤者。叨不可漏言矣。中人上下。先聖之格言也。孟子所謂挾而問者。竝想焉

五事之難

一天道

二災難

三因果

四有正直而貧賤者。有邪曲而富貴者

五惡人之榮

一曰。夫天道者理也。此理在天。未賦於物曰天道。

此理具於人心。未應於事曰性。性亦理也。蓋仁義禮智之性。與夫元亨利貞之天道。異名而其實一也。凡人順理則天道在其中。而天人如一者也。狗欲則人欲勝其德。而天是天。人是人也。是故君子用力。以知復乎天命之實理。小人肆欲。而不知近乎禽獸。中庸曰。致中和。天地位焉。萬物育焉。實以我之心而通天地之心。則範圍有道。而天地自我位焉。以我之心而通萬物之心。則曲成有道。而萬物自我育焉。不惟是子思子貢亦曰。夫子之文章。可得而聞也。夫子之言

性與天道。不可得而聞也。是即理與天道所無二之徵也。今舉此二說。以對言之者也。

二曰。災難者。吉祥之對也。此其是非善惡。小大得失。亦皆如此也。有人于此。將自室到堂。掛于屋牆之團扇。偶然下而中人之頭上。是小災也。小災也者。小變也。將下堂出門。措于門上之瓦石。遽然轉來而傷人之顛頂。是大災也。大災也者。大變也。此天之所為歟。人之所為歟。蓋天之所為者。我之所為。我之所為者。天之所為也。然此變未知自何處來者也。書曰。天道福善禍淫。降

災於君以彰厥罪。然則大小之災祥皆在乎已。而依然不離其身者也。如夫天變者亦災也。日月之食地震疾風等是也。蓋上天當於此小變而遂不失其所。孔子既於陳蔡之間。而是亦小災而遂盡其正命者也。夫天地之間人物共有變有災。但變者將變而未終禍者也。災者既成而有迹者也。故君子不防微而召變。而巽辭以謝。君子過而知改。豈終于禍。歷代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。至孔顏子思孟子等。有小變而無大變矣。其餘假仁義而好霸業者。與用夫權謀術

數以說人者。皆遭大變。或被罪。或為天下之大戮矣。此所謂自所召之效也。此以書墨揭之。三曰因果之字義未詳。說文因記也。緣也。又猶根本。果與菓同。凡有木之根本者。必結其實。因彼來此之謂也。譬有人于此。昨日盜人之物。而今日遭害者。昨是因。而今即果也。又列朝之士。以加無禮於此。則已亦以報無禮於彼。加於人。因而見報於人。果也。是出乎爾者。反乎爾之義也。乎。今論其虛遠。則過去因而現在是果也。既語其淺近。則動靜云為。日用語默之中。而有因有

果。有善有惡。孰可不敬畏之哉。此借孟子之辭。以私考之。未知其可否。

四曰。有正直而貧賤者。有邪曲而富貴者。凡正直者。近乎義。故常知羞於己。而未知走於利。是以必不富矣。邪曲者。溺乎欲。故日夜處於污穢。而放於利。是故必富矣。陽虎曰。爲富不仁矣。爲仁不富矣。孟軻氏曰。雞鳴而起。孳孳爲善者。舜之徒也。雞鳴而起。孳孳爲利者。蹠之徒也。正直而依於仁義者。豈獨舜以爲聖也。邪曲而走於利欲者。豈惟蹠以爲賊也。是故邪曲者必富矣。正

直者必不富矣。或曰。然則舜亦有邪曲乎。曰。舜當常天已定。且得氣之最通正。以乘乎時。日吉星之運。故聖而富矣。如夫邪曲者。亦幸乘乎時。日吉星之運。而當變天未定。且得氣之偏塞。故邪曲而富矣。一就人事以論之。一以日月星辰之向背而推之。

五曰。觀惡人之顯榮。莫大乎夏桀殷紂。此亦幸乘乎年月吉星之運。然偏塞之氣。及及邪惡之氣。最重。而正通之氣最輕。故有祿無德矣。膏油將消。而火光益明也。桀紂將滅。而顯榮太盛也。此

陰陽消長。吉凶禍福。人事得失之定理也。以此推之。則天下善惡之人。尊卑大小俱然也。詳察此五事之難。皆出乎賢聖之言外。而其理甚精微也。今領命以不得已。而聊述其大概。必多差誤而已。實聖人之罪人也。

天保七丙申年四月九日与八之卷別處寫之

中村直衛

惺窩先生文集卷之九

惺窩先生文集卷之十

從四位上行右近衛權中將藤原爲經編  
參議從三位行右近衛權中將源光國校

手簡

簡朝鮮姜沆

邇日杳不聞音耗。因鼎奈何。殘暑漸如強弩之末。勢不穿魯縞。快哉快哉。天運循環若斯。人事亦有窮而無通乎。以是自寬。余久不抵此地。蓋或邵先生不出之四。或嵒中散不堪之七。因循而至今。頗垂照亮。卽時有閑暇。則迂清旆否。頗慰積廢之懷。

何如何如。令兄婦翁起居清勝否。逐一僉傳昇忱。而以抒索居之情。磬折白。

問姜沆

赤松公令予傳言於足下。其言曰。日本諸家言儒者。自古至今。唯傳漢儒之學。而未知宋儒之理。四百年來。不能改其舊習之弊。卻是漢儒非宋儒。寔可憫笑。蓋越犬之吠雪也。非雪之不清。以不見爲怪。蜀犬之吠日也。非日之不明。以不知爲異而已。予自幼無師。獨讀書。自謂漢唐儒者。不過記誦詞章之間。纔註釋音訓。標題事迹耳。決無聖學誠實

之見識矣。唐唯有韓子之卓立。然非無失。若無宋儒。豈續聖學之絕緒哉。雖然日本闔國既如此。一人不得回狂瀾於既倒。返斜陽於已墜。悻悻憤憤。而獨抱瑟不吹箏。故赤松公今新書四書五經之經文。請予欲以宋儒之意加倭訓于字傍。以便後學。日本唱宋儒之義者。以此冊爲原本。嗚呼。流水之知音。雖無子期。後世之知己。又有子雲乎。足下叙其事。證其實。跋冊後。是赤松公之素志。而予至幸也。足下計之。

答姜沆

復姜員外足下。前日在伏見日狂芳洒。意旨懇懇。開闔不措。然歸程恣恣不裁謝答。人事不任意。似慢非慢。文獻通考雷付香子以傳足下。蓋爲慙旅館無聊。殊方異域。面友尚少。況心友乎。書策中之古人。獨非尚友哉。呵呵。今再惠手書。書中以言語不通爲恨。至情至茲。感佩不可言。雖然古云目擊道存。言不盡意。意若有誠。則於物尚感通。人之至靈。豈待言哉。然則言之通亦可喜。不通亦不恨。想足下以爲奈何。復次所諾之窩記。勞大手速疾以成。多可多可。唯以見晚爲歉。急有介信。必付以賜。

之餘蘊。俟再會。不一

答東山長嘯子

忽披手牒。生意欣欣。如向榮之樹。渴心津津。如元亨之水。是非閣下。陽德仁風和煦之令。然也哉。況荷一盃嘉敬之惠乎。寒陋之庖廚。於此得豐贍矣。屠門之大嚼。人之恒情也。更嘗之井之滋。枯腸。閑中一快也。就審閨門稍康。復得無妄之喜。前日醫意安話。次及茲。今知事實。千金珍重。

答林秀才 代田玄之

朔日所貺之手柬。十數日之後。落手裏。裁謝遲怠。

莫爲怪。於是豐浴至於三。開闔至於數。琅琅璆璆。郭華生光暉。爲慤爲幸矣。余於足下。始而慕風采也。望梅而遂止渴。埃中而聆餘論也。嚼蔗而漸入佳境。今而問以言。責以善。忽如飲瞑眩藥。而狂愚之病癘。將有少瘳也耶。會遇一回。面未熟。情旣親。不以余無似。欲置責言之地。豈不爲慤乎。不爲幸乎。顧我孑孑。然無友。孤陋寡聞。其故如何。方今世降俗薄。而物論不公。咕咕然動其喙。高者入空虛。卑者入功利。有階窳者。有躄躄者。有突梯卷鬻者。故交乎人者。炎而附。寒而棄。朝而真。暮而僞。甚者

僅有間。則揮舌上之龍泉。而刺人於背後。不見血。悲夫矣。夫是所以無友寡聞也。傳曰。人之大倫有五。然亦朋友之於人倫。其勢若輕。而所係甚重。其分若疎。而所關至親。其名小而所識甚大也。是足下生平素蘊。而所以問言責善而已矣。自今得講磨之力。濡染之益。則不可謂無友。不可謂寡聞。不可謂無公論。然則余雖不敏。亦不剖露肝腸忠告哉。今見來書。楚則失矣。齊亦未爲得也。講述焉。來書所謂儒服之制。非不爲榮。足下之稱許。雖然他人見之。則彼指議曰。足下悅人以溢美之言。余受



人以不虞之譽。然則彼此無益而卻有害。且夫儒服之製。以余爲濫觴者亦矣。爲本邦居東海之表。太陽之地。朝暾晨霞之所輝煥。洪濤層瀾之所瀉。其清明純粹之氣。鍾以成人才。故昔氣運隆盛之日。文物偉器。與中華抗衡。諸儒居大學寮者。砥節礪行。孜孜不倦。屹屹不怠。釋奠之禮。試科之制。昭昭乎管右相遺錄。當此時。若諸儒不服儒服。不行儒行。不講儒禮者。何以妄稱儒哉。抑亦儒名而墨行乎。墨名而行乎。嗚呼。猿而服周公之服。鶴而乘大夫之軒。余第恐其服不稱其身。何暇論他衣

服哉。若又禮義不誤。何憂人言。來書所謂排佛之言。更不待勞頰古。唐有傳大士。韓吏部。宋有歐陽子。餘子不可勝計焉。程朱已往。諸儒先皆有成說。足下之所譏。余無斯意哉。雖然。上有治統之君。下有道統之師。則渠何妨哉。若其無則奈渠何。且如余者。陞白未足。而妄試磨涅。還爲渠所議。可愧莫甚焉。唯自警自勤而已。來書又有二事。請揚權言之云云。其一件者。朱陸辨也。足下所辨者。諸彥排陸之緒。餘也。我亦閱焉。如朱夫子者。繼往聖。開來學。得道統之傳者也。後世區區置異論哉。如陸文

安者。有信而最學之者。有疑而未決之者。有排而  
斥之者。信者排者。置不論焉。以其疑者言之。在同  
時者。張敬夫。呂伯恭。於紫陽爲丈人行。而共發揮  
我道爲已任者也。然亦以文安不爲全非。在有元  
者。北有許文正。南有吳文靖。又共發揮我道爲已  
任。如文清。亦於朱陸左之右之。未偏執。在皇明者。  
儒門一代巨擘。皆有寃陸之疑。故余亦疑其所疑  
而已。非信而學。唯見羅整庵。霍渭厓。陳清瀾等。黨  
同伐異。排陸之諸編。未見金谿家乘文集。語錄年  
譜。及門人故舊之手錄。故曰非敢信者。疑而未決

者。足下辨陸不遺餘力。不顧諱。不曰護。想是於兩  
家之學。窮闢奧。抽扃鑰。見地堅定。而若斯矣。余姑  
以疑者論之。則鹽梅相濟。瑕瑜不掩。亦復有此理。  
微箕比干。周武伯夷所爲。各如不同。而所欲亦如  
不異。故仲尼兼稱。并不偏廢。睠夫風零日省。父  
子異氣象。異中有同。故元氣周流之先聖。與其志  
傳其道。座春門。雪之伯叔。異天資。異中有同。故光  
風霽月之先生。授其圖。接其統。同氣尚然。况他人  
哉。由是推之。紫陽質篤實。而好邃密。後學不免有  
支離之弊。金谿質高明。而好簡易。後學不免有怪

誕之弊。是爲異者也。人見其異。不見其同。同者何哉。同是堯舜。同非桀紂。同尊孔孟。同排釋老。同天理爲公。同人欲爲私。然則如何。學者各以心正之。以身體之。優柔饜飮。圓機流轉。一旦豁然貫通。則同歟異歟。非見聞之智。而必自知。然後已矣。嘗聞有因周程張朱之言。譏謗韓子者。敬軒薛氏論曰。在周程張朱誠可也。在他人不免不識已量之罪。至哉昌言。余所懼又在茲矣。其二件者。大學綱領也。前回余雖卒然道著。而彼非無所承。足下今所言。余先所言。衡決不合何哉。余偶口囁嚅。而言不

盡意歟。抑亦足下偶耳聽。熒而意不曉。言歟。必俟他日面布。於戲壁陰之牕。燈雨之牀。我往叩之乎。足下來訂之乎。狂愚之言。叨叨至茲。病癖未瘳也。尚莫恪瞑眩之藥。幸之又幸。蔑以加焉。不宣。

慶長甲辰三月十有二日

田玄之白

與林道春

甲辰閏八月二十六日

前回不虞之會。明快不可言。假言於賀氏曉此意。以達否。所諾之滾衣一領。道服一領。備製法。滾衣者。少雜國服之樣。蓋取一時之便也。若從皇明之制。則短其袖。長其裳可也。復所借之知新日錄。大

學論語兩部三冊。還納焉。庸孟附后信終電贖者。  
魚與熊掌。而又所欲也。

又

手書一再周覽。不異對語。浹衣製了珍重。道服奈何。知新日錄庸孟三冊落手裏。不日還納耳。且又佳招之一件。竢賀氏即指呼。搖落秋旣盡。風月之交友。豈無情哉。手簡標大儒之二字。昔柳柳州稱退之以儒者。韓退之時論非無之。如何足下每每對話手書。共以語意失平易。恐年壯銳英之氣象。未消圭角也耶。思焉。

又

同年九月十日

昨應佳招。竟日治具豐緝。卻慙素餐之詩。且如不穀者。菜肚藜腸而足矣。何要膏粱哉。雖然厚意亦可見。多謝多謝。重陽之賀啓。格律切密。可喜矣。第恐推辭頗過當。恐縮可堪乎。涑水先生以吳處厚賀先生之大拜之啓。爲稱譽不克當。而即時封還。處厚赧惕。再下分疎言。無半語虛飾。然後受焉。彼稱其實尚然。況於余哉。於乎。方風俗溷濁之時。子之稟賦較異也。天意其亦有在也耶。自嗇自重。莫暴棄焉。故每晤對。無愧枝辭蔓說。傾倒無餘蘊。蓋

期望子之玉成而已。余言者所謂他山之石也。令弟初接眉宇。亦以是傳之。幸幸

又同年十月二日

因賀氏而所達之手書。至今周覽。就審日新之盛業。可尚可嘉矣。昨日賀氏再赴大坂。是否。以是無由于晤言。人事聚散。元不可無。而人情眷戀。亦不可遣矣。分睽已還。舊病稍發。藥爐側呆。呆過旦暮。前日手錄一通。通啓一首。開闔數番。以慰目前而已。所索之批評。隨子之請。則余非其人也。牢辭則拂戾子之情。夷猶因循。竟不獲止。粗呈管窺。不知

子之意何如。蓋老嫗非解詩者。而白香山作詩。常令彼解之。想是當夫無所蔽塞時。愚夫愚婦之心。即聖賢之心。嘗無二心。是則所謂秉彝之定理。又在茲。老嫗非解詩者也。子今於余也。白氏之老嫗而已。豈可以非其人牢辭哉。然如其蔽塞何。子其子細擇焉。又所表出經語。不舍晝夜。體究云云。必有所得乎。此等經語。浩浩皆然。奚在數件。雖然。先哲尚因資稟之所近。點出數字。示人爲警策。各得入頭處。所謂大小程子之敬。朱子之窮理。金谿之易簡。陽明之良知等也。余所以告子者。欲賴子而

發余蒙而已。以子之所得。幸示之。病餘涉筆枯戰。以俟他日。不悉。

又

肖文遺藁達于座右云云。好了好了。蓋聞此策非足下之所有。借他以又借余。至惠亦不可述焉。還納速疾。以是而已。足下許余以倍十行俱下者何哉。縱雖倍十行俱下。非余所希望而誇說。況余之驚下之質。寧有公等駿發之氣哉。讀書不求甚解。古人既有之。其意又何如矣。賀豐牧音息迢迢。忽忽。已靡行旆于大坂乎。離索不克。無懷無爲矣。手

啓之淨書。展翫洗眼昏。鄙謝粗具前書。今不得再瀆。陸舟之起草。畱在案頭。是亦脫藁藻飾。則坳堂之芥。化作龍驤之華歟。呵呵。足下所告。屬者讀書終日矣。於乎。足下涵濡體認。雋永可想焉。足下自言與視非禮。聽非禮不同。其不同之處。實其解書之深切著明。而視聽所當視聽者。然卻言不知讀書而解之。又言未知所當視聽。是足下所以善誘人者也耶。余又豈善誘足下哉。慙慙。夫是余所以知足下之體認涵濡之雋永也。非耶。來示聖像。不覺起敬。懷粟卷以還焉。贊詞不知所以。覩縷。古人

以鄉黨一篇。爲畫出聖人。贊詞亦軼焉歟。然足下之盛意。尚俟晤語。春秋大全應所諾。以借示之而已。日已迫昏。草草亮恕。

又

手簡卽今到達矣。蓋以老赤腳不在也。賴生之介紹。而今日始斟酌東沼乎流水之中。偃鼠之飲可笑矣。流水不可留。卽速送去。冊數如舊。呵呵。彼淳屠之先輩。一時文物之盛。記覽之博。富贍之才。固不在矣。陸海潘江。又流水之謂乎。豈可蔑視也哉。然以蠡測焉。往往論理之不粹也。下字之不貼實也。

其文之氣之與思。容者淳者。亦有不可掩。生之隻眼。瞭焉之台。又何如。一件明日之會。辭謝具前書。以羸憊之未蘇也。非虛慢也。得蘇息之日。不可待折簡之呼。一件國朝綱目。生之勇爲。實可嘉尚。所謂瑤琴空匣。至今日龍門之遺歌。天意有俟于生乎。勤之。一件達德綱領。未脫藁。且此編唯類聚古人之成說而已。曾不著一私言乎其間。是恐其僭踰也。然亦俟他日。愚平素懶于涉筆而作書。無從侍輩之可代此勞者。故雖曰昵交密友。經年或不投一書。知者不罪之。不知者以無禮不恭彈作。生

其如何。預告報。以至此。曲乞允容。肅子磬折。

又 同年十二月四日

昨之昨。一介一書。頗愍多日之鄙吝。爾來不及敲書室。以天寒途泥之不可當病體也。蓋在亮恕矣。欲招以話。則百拙之鳩。未能營巢。且就葭葦之好。儻偏室。彼厭人事往復之雜運。又世之常情而已。余於子。豈慙圭華之陋哉。凍餒之極。轉溝壑者。尚無自致。則不足愧屈。況其末哉。牽卜間。散一弓之地。至春暖。拾瓦礫。披榛荆。結小草堂。寓筆硯。則必呼子而知寒士冰檠之態。是亦非子之知命。學中

之一事也耶。於是彼此握手談笑。一噓以償比來不接之債乎。若人事乖戾。墮烏有。亦未可知焉。到底委順彼蒼而已。他後莫謂食言。呵呵。又子信之說。俟面布。何有宿諾乎。

又 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

歲云暮。朱門白屋。官事私事。紛紛兀兀。國俗之常也。如散焉閑人。當此時通問訊。以我無事妨他有事。此是懼焉。非疎非怠矣。不意烏銀之包。蟻綠之尊。之嘉惠。一爐三杯。且圍且傾。和氣騰騰。先得春感。佩寔深。故事一卷二條。議論覈實。可見焉。他日



榮膺乎國史之選者。自是兆矣。祝祝。前日賀郎之書問。延及余。所說吾子之事也。彼生質元。非今人之比。每每欲揚人之善。成人之美。以爲吾子負不世之望。不宜韜晦。古人以名譽不聞。歸過於朋友。蓋彼責余以是也。彼徒知吾子之玉之美。與錦之彩。而不知余之石之頑。與魚之爛。而所以攻之。所以濯之。之不能如石與魚也。然彼於吾子。不可不謂敦於余。不可不謂忠。最足泚今世輕薄子之蔽人之善。競己之長。猶爲歉。推之於陷穽。而後下石者之類也。奈何奈何。吾子之金蘭簿上。有幾人哉。

是明人之所以著聲承集乎。如余孤陋。歲晚之心事。唯在此。故不覺信筆訴吾子而已。吁。春來燈前勝集。先賡此話。忽忽。白史論二篇。暫畱于案頭。慰歲晏之懷。

又 乙巳正月十二日

賀歲之手牘。漆以烏糖。依足下之烟款。滾增拙鄙之連慢。慙獲明日十三日。叩書室以面謝而已。負順在西山。順知尚遠在西播。未來所諾之期。以上元之頃。巨卿之信。未可白焉。且又所告之朝鮮講和使。一儒一僧。爲正爲副。以僧者。胡元世祖以寧

一山誘導我者也。蓋以我所好。遭他愚弄者。古今  
然矣。不知又我墮于術中乎。奈何奈何。然亦天下  
者。有天下之人。非散焉者之所議。思之。思之。欲詒  
者如山如海。如細雨。如密霧。并付明日。再拜

又乙巳正月十四日

昨日終日相詒。春初之一快也。多謝有餘。因知記  
全貳策還焉。朝鮮信使若得好先容。則相共攜手  
行以見之否。如何。卜風日暄美。告焉。任足下之指  
呼。薄暮不羅覩

又同年正月二十日

昨昨讀書錄遺忘而不借之。慙慙。即今續錄三冊  
備歷覽。他卷在櫃中。未得出之。先以座右之所有  
附老矣。它日終編而已。前日整菴記中。余所議之  
數條。暗合于天命圖說者有在。如何。又廣胖之二  
字。姜沆之所命。非所以自稱。昨未者。少日之別號。  
而非今日之意。以惺窩表之而已。故告焉

惺窩先生文集卷之十

天保七丙申年四月十七日寫之

中村萬喜直衛

惺窩先生文集卷之十一

從四位上行右近衛權中將藤原爲經編  
參議從三位行右近衛權中將源光國校

手簡

與林道春 乙巳正月二十三日

卽今讀書錄六冊。前況三冊。合部九冊。備歷覽。日用體認。至祝至祝。延平問答。嘗深指否。紫陽師弟。授受所自來。學者不可不讀焉。有其書乎。若無之。則借余之所有而已。吾子尚得春秋之富者也。勉。旃。勉。旃。余所冀在茲矣。細雨稍催花。詩興何如。然。

亦古人所謂山林園圃之花。在經史之中者。以彼代之哉。思焉。

又

敬軒劄記全冊還來。好好。延平遺錄全二冊。附了此老。平生舉言洒落之二字。蓋激慕于濂溪。而有味乎此者乎。足下染指爲何如。藤房小傳。叙事整亮。贊辭簡潔。至敬至敬。不怠則復古之功可俟焉。至祝至祝。少焉誓之。慰目前。惠感幾堪矣。朝鮮人筆語惠來。快哉。雖然目擊道存。鑒在機先。彼不足容言。頗爲足下惜之。豈無不語上失言之戒乎哉。

思之思之。或者語余曰。彼二士共無識凡庸。非可奉使命者。想非正使乎。以是余亦不欲就見。竟罷了。如何。來月一二日之招。青躬至厚。佳期未決。附嗣音。然路遠脚頑。每每憚之。可笑。昏睡之餘。不知所以落筆。亮照狼藉狼藉。

又

延平遺錄二冊讀了。幸幸。非足下之幸。而余之幸也。然非余之幸而已。闔國之幸也。萬人之幸。萬世之幸也。蓋足下體認涵濡。以至洒落也。若不然。則今日之幸者。他日之不幸。而闔國萬人萬世之不

幸亦在于此。非余與足下之幸不幸而已。思焉。雖然靜坐未發之中。一變入釋。先儒之明誠可見。誠敬之工夫。徹上徹下。洒落在其中。歟。魯齋全書二冊。心法一冊。二編大較一書也。其議論豈外程朱哉。以其出處之行實見。則其人可知焉。其人可敬焉。今日讀者亦得入頭之處。然后見其議論之誠實。讀者亦得踐履之實乎。書自書。我自我。何益哉。許先生在胡元戰爭之始。艱苦之際。立志如此。成就如此。出處如此。是其大丈夫哉。有爲者亦若此而已。又明日不雨。則可執謁乎。如何。

又

左逸終精覽。珍重。一篇之品評。吾邦又不爲無一鳳洲。文已然。道學豈不然乎。况道外無文。文外無道。足下立志已如此。彼鳳洲者不足多焉。勉之。文宗初卷附矣。前後遍閱了。至佳至佳。前次所告佛書。非今日急務。俟嗣音。異書者。先哲所戒。然亦彼崖畧。則不墮其術中。又學者可知者有在乎。如何。前日叢林公論中之言。論儒釋之異見頭腦哉。凡見異書。莫見異中之同處。見同中之異處。然後知異之實對。然先於氣象全迥別。是能見者也。莫必

問言談之同異如何。字說未起草。至春懶墮。汲加。自決爲一廢人一陳人。可伶矣。

又

文宗首卷還納。說苑全二冊附蒼頭。信國正氣歌。彼之烈不及論焉。是亦宋室道學諸君子所鼓舞之遺歌而已。思之思之。昨獨坐寥寥。適讀疊山謝公與程雪樓魏參政之二書。不覺掩卷涕泣。古人讀古人之文。云一字一涕。愚於二書一字萬涕。是何意哉。義氣無古今。遠近間者可觀。

又

說苑二冊達几前。程墨三。及第文二冊。李滄溟三策。共盛紙以還之。見未見之書。悉出厚意。甚慰。前次所借之天命圖一卷。其時負順者。爲他編之校。雖持去。至今未有信息。緩慢之罪。於予不可免之。然足下豈不知予者哉。亮怒。然亦不可恃足下之知。而又增其慢。今日齋一柬與彼。而督責焉。且待須臾。好矣。

又 同年二月二十六日

天命圖還了。遲怠之罪。前書吐露。曲在亮照。屬者雅候如何。情親而蹤濶。不克無遺憾。以予推足下。

又可知也。一件及聆於將軍面前。左右三四輩之  
聲。幸以足下講學之事。飾以爲貝錦。彼小人者。古  
今然矣。雖不足介懷。而微服過宋。人事亦不可忽  
諸。是此人事卽天理。下學卽上達。又足下所可講  
之也。他山之石。彼旣碌碌。足下之玉成之日。亦在  
今歟。彼之所以禍足下者。予之所以祝足下者。亦  
在茲矣。今日適快晴。以此老奚爲前導。而迂玉趾  
于半塗之一僻地。俟予。予亦往以所傳聞之事告  
焉。故忽忽馳老奚半塗之地。付奚之口實。蓋予往  
于足下而不可。足下來于予亦不可也。共以避人

事故如此。何如何如。凡交際。于吉于凶。于禍于福。  
于善于惡。不可不以告以賀以弔。共憂共喜共謀。  
若其不然者。市交也。面友也。非義非心。又何如何  
如

又 同年二月二十七日

宋氏文一冊。得一見頗擊蒙。劉子一冊。備雅覽。此  
是拙所有也。莫憚替雷。東端知命之一言。於予首  
肯。予昨書中玉成之言在茲。若夫不然。所讀之書。  
何書。所學之事何事。思焉。動心忍性。彼其爲足下  
之地者也。勉旃。且又拜叩待他日可陳說而已

又

發東審來惠。意旨甚厚。副以一尊美酒。彙敝一貫。團餅十枚。惠情彌益。多謝多謝。昨日自南城來者云。一件幕府曾無嚴責之意。唯一青蠅之營營而已。投畀豺虎尚存餘。詩人謂之何如。李于鱗文歸足下之掌握否。珍重附嗣音。再覽於予爲幸矣。磬折白。公穀若不永得。則爲足下就它借否。公羊正義在城氏和泉守。穀梁者在長嘯。城泉今奉侍幕府于伏見。

又

上巳之賀啓。奇麗拭目。至珍至珍。以面謝而已。于鱗文不落足下之手云云。在足下則欲遂再見。在他則不要借焉。莫勞搜索。戰國策他日借以借之耳。莫訝遲。宋太史文還焉。揚子法言附此。奚以借之。予三二日來受時氣之侵。震艮不豫。怙怒。彼此期他日。草草布字。再拜白。

又

昨劉子還來。今朝法言亦還之。拙恙未得全効。無聊中馳日月。花謝綠暗。春稍將夏。一元之流行不已者如此。自家體認奈何。上巳啓。吟誦慰目前。足



下今所慕效四六。唐歟宋歟。柳亦元歟。所有之四六編幾在。嘗見宋元之播芳乎。若未則宋播芳者予所有也。元播芳未有。足下有之。則見借否。又前日所還宋濂文中。諸子辨孔子生卒辨二篇。命侍者謄書以惠。惠莫大焉。予右手麻木。不得涉筆。故如斯常憚作書。欵欵斜斜。不堪上人眼。正于筆敬于字者。古人之所誠慙慙百事。自中爲一廢人。實天地之間之罪人也。戰國策未來。來則速致之于足下耳。

又

宋播芳四冊還了。大抵四六文辭等。雖非志道學者之所必。古今之變亦因焉。可知非翫物喪志。如何。鳳洲文今藏宅之書櫃。他日騁奚致几前耳。凡余勸讀書於足下者。必非爲足下。見善喜。見惡憂者。區區之愚僻也。百事灰冷。唯此一事。未能忘了。招時好之笑者在茲。爾來舊病又發。氣息奄奄。臥內涉筆。亮照

又

杳缺書問。忽枉手續。云審茵七之清佳。祝祝。宋文粹之鈔書數紙。煩侍書者。多謝多謝。穀梁起筆。知

獲麟之不日。句讀朱點。足下下手否。若不然。他日再勞校讎也耶。元本者。東山子之所愛護也。戒傭書家小兒輩之墨污。老戴子之吃嚼而可也。顏氏之護書之訓有在焉。公羊彼既許。紉余之請。隨來達座下而已矣。

又

公羊傳六冊遣之。此疏等。一覽而後。宋儒之高明。誠吾道之日月也。漢唐訓詁之儒。僅釋一二句。費百千萬言。然淺近如此。如何。然亦名物度數。不可不一校者歟。思之。此疏公羊之語下之疏。何休注

下之疏。錯雜混淆。行無高低。字無細大。見者費眼力乎。如何。今傳注分高低。解疏兩行細字。而瞭瞭乎。如何。

又

昨來過酒。散之惠。每每出不意。還而慙不分矣。澄弟適鼎來。然亦祇待欠了。寔如周黨之過閔子。可笑且因城氏之先容。執謁于幕府云云。至賀至賀。面前二三之嬖幸。事事言言。蜜裏之砒。機中之毒。不可容易。思之。計之。有君子之德。而無君子之才。則遭爲小人摧敗。習坎設險之聖訓。嗚哉。奇正編

二冊。附笈中。此冊子非余之有。曲應請。莫爲他漏泄而好矣。七八日之招。懃懃不可言。然且待余之再告之期。草草何如。

又

萬首和歌十一冊還焉。春秋大全一十二冊借焉。邇日雅候如何。春秋三傳已歸手裏。經旨精一受用如何。古人讀春秋於羅浮。羅浮者是不在羅浮而在足下。明窓淨几之上。得古人羅浮之意。則隨處有羅浮而已。一笑一笑。足下讀春秋。日月得羅浮之意旨。則告我哉。我亦同此樂耳。不宣草狀。

又

再騁小奚。手書所言。今已得其意。今晨春秋愚書無故還來。甚訝之。不得止暫留之耳。奴輩往往有如此者。莫深罪焉。如所言吾人不敬之廢。至此而已。自一提醒。則是亦日用學中之一事也。思之。拙每有此事。自警自懼。小奴小婢。共以恕其罪。則於予萬幸。若不然。則予再就足下謝之耳。蒼皇不縷。勸善書二冊。一覽之后還之耳。至惠至惠。再拜。

又

白氏新樂府齋來。嘉惠鄭重。蓋樂府而已而止乎。

又白氏文全部有之乎。復誰某氏筆也哉。次卷。爨他日。月翁與桃源手柬。適沈次倉皇后來備惠眼。邇日不面。如井之無鹿盧。爲之如何。草草不悉。

又

新樂府一卷。還之而以爨次之冊。何如。小堂全已附匠人了。余就閑矣。毋勞遐想。桃源手書備一覽。彼浮屠亦已知周程張朱之諸老先生。如何其所自注。以王韓孔疏。竝取相接哉。因想沿襲之蔽。俄相革之難如此。吾人之舊習。可懼亦如此。歷錄之字義。粗貼片紙。見此字解。則漢唐詁訓之學。亦不

可不一涉獵者也。其器物名數典刑。雖曰程朱。依焉而不改者夥矣。讓焉而不注者數矣。所謂十三經疏云者。庶亦所欲也耶。梅潤入書。若時保舊。

又

仙老遺牘未終了。爲人須知一策。未見之書也。暫留儿上。厚意曼曼。如來示酷暑如酷暑。不可奈之。隆樓傑閣尚然。況在華之陋哉。余附經營於匠氏就閑矣。明日先即土木之事云云。明日之后。余全然而無事。尚談他后之信。而報心曲而已矣。

又

今日聽菊亭職原之講云云。周官官制孰與彼此。再爲余詰之否。以余見之。吾邦今日未知官職之制。讀者聽者。蓋知職之有原。則奚有劉覆瓿之賣。梓者之嘆也哉。吁吁。樂府一卷再入手。蓋爲或者也。

又

昨昨不意之閑話。頗洗煩襟。六條參議傳語。必可相達而已。陽明詩一冊。丘濬詩一冊。暫留之。陽明文錄。在僧三要書室。先是借以瞥爾過了。實如飛鳥之過目。而不可蹤迹。此冊亦文錄中之所錄乎。

柳又別錄乎否。丘氏者。編纂大學衍義補遺者乎。如何。所評品之題文。龜思鱉望在此矣。不日寄來。則鎡金非重。小夜小話。速落手。蓋遼東之白豕歟。慚慚。又急病讓夷之抄書之片紙記取了。返之來。以余室中無國語也。

又

星夕之三章。吟翫不措。如予。一篇亦無之。懶廢可憐。生前日之高文三首。有小冗之事。未能子細看。卽今乞還璧。且隨其命。重借之寫之而已。心曲附他日之拜晤。陽明詩洒落可愛。丘氏篤實可見。前

日之冊。共非全冊。買之無益乎。且待全部之來。嚮乎。大學衍義并補遺。學者尤所可講讀之書也。足下亦見之否。治國平天下之至要。盡于此。明日大學之講。可喜可敬。所恨者不在其席次。昨日執謁于幕府。府內無奇事否。與賀豐一書。畱以待便。介智字之訓。可行見。若取一則。取雙峰歟。并俟詰擱。早早擲毫。再拜。

又

歲月荏苒。巧夕瞥爾過了。中秋稍近。又欲聽足下新吟。新吟與月相并。期望有在矣。于明于明明。躬

賅之招。厚意不可罄言。然亦在筆之居。將稍畢功。故梓人責以工價。欲償其債。俗事冗冗。不得止。暫待事了。可笑焉。頃知未來。想做裝在本月月尾乎。途路之脩。炎暘之酷。豈無父母之情乎。哉又有人子之情而已。倭書二冊許借見。以足下之言為予謝。龜三。更俟嗣音。懼懼白。

又

手牘欣欣。明日明明未可應佳招。佳月即中秋。中秋必非中秋。思之思之。冥冥之雨。有老杜之嘆。而無老杜之詩。彌可歎者也。憐察。澄弟無恙哉。寄聲。

為幸

又

重午令辰。如時保養。就中手東酒瓶一雙。雙者。惠  
意出望外。悃誠之至。謝焉有餘。且又漂海錄全三  
冊。備博觀。此等之書。非急務。雖然處事變。窮理盡  
性。亦在于此。豈不為學者之一助乎哉。因告前日  
小學之書。第五倫為私之一條。鮑三所持之冊。為  
誤字。醉裏推測之辨。如何。凡聖賢之餘論者。非危  
酒曼衍之間。可量者。不敬之甚。自悔自愧。誤已誤  
人。實名教中之罪人也。并附面布。頓首。

又

爾來音容疎濶。茫乎如隔生。蓋足下之多公務。與  
拙懶廢甚而已。無奈之何。就中洞院左府所著名  
目鈔云者。足下所有三萬軸之牙籤。有之否。拙所  
有之冊。賀豐假而不返。今在東武數百里之地。雖  
於拙無用。長嘯子就拙借之。因及于此。復聞  
順德天子所述之禁秘鈔。足下有好本。勝熊說向  
長嘯。然否。長嘯就拙借之。拙以一本與。長嘯云亥  
豕魯魚難分別。故以足下所有之本。欲校正之。如  
何。古人曰。校書如風葉塵埃。隨掃隨有。實哉此言。

非有好書之志不及此。足下爲何如

又

昨日情話洗滌煩襟。如飲一杯之降氣湯。快哉快哉。眇亦不少。多可多可。名目鈔。長嘯子之所欲也。若勝熊所藏之冊。則彼已可逢長嘯。何如。禁秘鈔。拙早以一通借長嘯。足下之本。好古本則可也。不然則與拙所借不可殊。煩足下無益歟。并附后信。不覩縷

又

早早使到。勤厚之至。曲禮六冊。卽進呈之。此書之

編次。註釋精粹無遺憾。故周儀之二書。渴心生埃。望梅在此。萬一一生之間得看。則亦不爲虛生。雖然如拙者。一蠹魚而已。於書於人於世。共無益而有害。所望者在足下也。思焉。官暇迂玉趾。則共頌子商量此事。頌也。頗篤厚。雖未見辭章華藻。於義理上有些工夫。故有些記之見乎。一見否。不有益于足下。則必有益于頌也矣

又

因惠書就審雅履裕勝。甚慰。甚慰。曲禮全經之外集二冊。附歸使。想是稍得全終。寫功否哉。吾子讀此書。



得日新之所得。則請教來。如何如何。書史全一。補闕一。亦復備博洽。此等之書。雖若無益於正學。又遊藝之一。而藝之與德。禮書暫分言之。然亦古人以爲非二途。所以其感之者。元所以其寂者也耶。豈二途哉。若夫爲二。則世俗之溺藝。爭短競長。爭能求勝之謂。而非禮書之藝。非論語之游者。謂之溺。謂之曲。偶足害德。卑意以爲然。吾子別有見。則示來。甚慰霖雨中之閑懷。爲賜莫大焉。彼嚮衆累飯之請。足比之哉。知生不見久矣。想徙移居于他處歟。與一亦然也。因頓川役。以頌父命云。二子若

來。必傳足下惘惘之言矣。

天保七年甲申歲普夏念四日寫之

中村萬喜直道

惺齋先生文集卷之十二

從四位上行右近衛權中將藤原爲經編  
參議從三位行右近衛權中將源光國校

手簡

與林道春

手牘再三。殷勤鄭重。謝之有餘。况復餅酒枯魚之  
惠乎哉。前日書史大小二冊。達几前。爾來侵淫。竭  
氣。七茵不佳。以至今不裁復書。有赤誠墮烏有。緩  
慢有慙。唯賴足下之知我而已。三二日間。閱國策  
云云。若得知新之見。則示來策士之人品。唯有魯

連。然尚約矢之書。不可爲訓之說。真文忠公之賢。而明據鮑氏爲斷。無不惜魯子。於此吳氏再分疎。爲不然。足下以爲何如。臥內草草。馳筆不罄。委曲附他日之話次。再拜。

又

手書惘歎。扇煩歎。况副以二十顆之甜瓜。甚感甚。慙。傳說天降之摠書。以賜焉。今昏了。閑閑地讀之。擊蒙而已。是亦重賜。前次附歸奴以古文珠璣十。一冊。篇篇璨璨。炳燿圭華。珠璣非珠璣。而古文之。爲珠璣。真珠璣也。快哉快哉。我無十五城。何以謝。

焉。曲禮勿怨遲緩。明律今遣八冊。先是二冊。并十冊也。此冊全十二。而欠二冊。欲言事多而日薄暮。暮鴉斜斜閃閃塗抹。

又

手續歎歎。去會晤者不遠。曲禮八冊謄寫了。至喜至祝。蓋拙齋藏此冊數年于此。未得精義入神。所謂書自書。我自我。不相干涉。自今已往。此冊之入神之妙。得足下之有在。於予亦得耳目之濡染之益於足下者。豈可比徒爾而挾冊乎哉。拙之幸在於此而已。思焉。明律九冊還來。前次誤言十冊歟。

若然則一冊必隱在拙之反古堆中矣。拙邇日爲殘暑遭染。起臥惰窳。如吳牛之喘月。雅履裕勝珍重。頃詣府中否。

又

文錦四冊。杜集五策。還遣焉。杜集比分類之古本。則註甚簡也。然亦其取舍之當否。未細檢。時架上無杜集。不可比較也。文錦之諸人。周程張朱不容言。除此外。斂夫伯恭非餘子之比。陸文安公天資高明。措辭渾浩洒落。自得之妙。亦不可掩焉。餘子雖有可觀者。而有支離者。有影響推測者。有曲徑

迂路者。有黑腰子者。有黃口記者。編意不必純粹。歟。蓋傲偉舉子一時之應對故乎。必有足下隻眼之定價。何如。昨澄弟雅什。既弄至今。彼未弱冠。語意渾厚。優游不迫。類其爲人。堪推贊之。不怠則復古作者之域乎。規祝不少。以是傳之爲幸。雖然。余非知倭歌者。如秦吉了之強解人言。可笑。片楮迫尾。姑措焉而已。

又 同年七月二十八日

屬者欠目擊。不克展布中曲。於邑惟夥。青油幕入洛云云。想足下曛旭之陪侍。得幸歟。得勞歟。且又

知生昨自播易還。今適有人事之暇。欲加倭訓於馬史。其意在將借足下所藏之本。而憚自言。故假言於拙。如何。同善乎人者。足下之所素蓄也。拙亦知足下不疑而告之而已。長嘯之本。亦欲借之。蓋爲校讎也。匆匆涉筆。不罄委曲。

又同年八月十二日

間濶之情。如闌風如伏雨。如飄蓬如枯草。如痴蠅如凍龜。如土偶桃梗之流落。非言之可述。筆之可書。并附亮照。此史冊四十五。賴足下以達于城泉刺史。則幸之幸也。蓋拙奴不識彼旅館故也。水母

假蝦而爲目。人之與物。亦有之哉。胡盧胡盧。再拜草狀

又

城泉手牘。具得事實。蓋足下介紹之勞。謝有餘中。秋一絕。羅浮峯顛之光霽。不意在足下之曾宇。余尚雲雨裏之人也。借一邊之餘耀乎否。呵呵。延平書。卽今雖可附一奚。余做有人事而欲赴南紀。時已及發。一弟之始。故書櫃等。寄藏于他文庫。偶不在座右。無奈何。將告南行乎。足下而別。卑冗迫切。因循猶豫之頃。又致音書。幸抒中曲。今日若以事

有誓雷。則必以面別。匆匆倉皇。言不盡意。况短書乎哉。再拜

又同年十一月三日

一昨晚上洛。其後之瞻望。不可言之。前度三清下時。一書一詩。光輝遐陬之荒陋。幸亦甚矣。終不獲的便。不克裁謝。如芒刺在背而不忘。澄弟龜三無恙哉。一語傳達。賴足下之進止而已。且又在南方之日。以太守牢請不得止。撰和歌浦管神廟碑銘。事出倉皇。蓋優者而著子瞻帽。可笑。暇日一來。相共商量。以爲笑資。如何如何。足下近日盛文幾篇。

草草不涉多辭。拜拜。此一教兩尊。効頓信。莫罪鹿俗

又

手書件件。披肝肺去。晤言不爲遠矣。史一家言。見未見者。又足下之餘裕也。如水碑文。還之。學部通辨遣之。長嘯子歌跋。起草不竟日成。所謂腹藁者耶。然累數千萬言。雖即時讀之。難終篇。不如爲永夜燈下之玩。感佩感佩。十四三日之招期。實報。必叩書室而已。人世難逢開口笑。此會不輕之。荷恩惟重。明日赴東山之招。彼此附他日。草草不悉。

又

前次跋語清新。比足下之舊作。則甚異也。漸流于  
皇明三家之文。灑歎如何。如某者不脫邵宋頭巾  
之氣習者也。可笑可笑。十四日之朝。佳期眠  
拇。喜喜。負順未見之。順知有鄉人之罹痼疾者。而  
先容乎意安。二子不可提攜焉。昨東山之會。無詩  
無文。無倭歌。蓋山間之黃頽。天根悉呈露。是歌也。  
詩也。文也。唯少足下爲恨。欲言者惟夥。矮紙於物。  
蕉之與柿葉。既已朽敗矣。可憐生矣。

又

所告件件剖判。愉擇不厝。負春一書。甚愜老懷。先  
是余雖口不言焉。日夜望其成立者。如農之於寸  
苗。沛然之雨。唯期足下。果今見淳興。於是余亦抃  
野。秋收之實。尚有蒺。勝熊淨書之一卷。一二日間。  
騁一奚裁。一簡謝之而已。明燦咏語。彼於二公。非  
有平素。無故而荷惠。彼不肯歟。凡取予之際。傷廉  
傷惠。又有定理歟。雖然二公之意。達于彼而後報  
二公也。再拜布字。玄忠生執謁得容接云。童蒙求  
我。於足下有焉。

又

荆川七冊還來。一見之際。見彼之所見。得彼之所  
得。不亦悅乎。固然之理。於此徵矣。讀春秋論。彼如  
要領。世之逐句而讀之。賴人而說之者。豈若斯乎。  
愚之揣摩在此。如何。足下代一禪客。曰未見星未  
悟道。且道如何。是悟道。余亦代禪客。曰八刻遲刻。  
呵呵。餘附明日。

又丁未正月二十六日

漢魏叢書一帙十冊。并疊山文章軌範六冊。還紙  
焉。叢書次帙重疊。今有事。得閑暇之日。可許借。即  
今姑閣焉。且又令弟所借之真澄鏡。本主賣翁也。

見人之所欲。而貴其價。以故暫還之。彌踊貴。終至  
不可借之。可笑。以是傳之於令弟。時尚料峭之寒。  
千金保重。足下之一身。非私物。一者父母之遺體。  
一者此道之所載也。

又

三二日間。他出。昨夜歸到。以故前日之行文六聯。  
誓雷至今。今還焉。劉駕詩。馬上續殘夢。馬嘶時又  
驚。心孤多所虞。僮僕近我行。棲禽未分散。落日照  
故城。莫羨問居者。溪邊人已耕。全篇也。又舊年足  
下話次。及半山詩。註屈平不溺死于汨淵云云。拙



暗記。稟賦鈍。也不覺然否。鬢鬢如夢。今以他本考之。未克檢出。所望者。別記於片紙而賜之。則鎔金惟輕矣。餘附面會云。青魚二十尾。以他之惠投廚下。一笑米納。幸幸。

又

史鈔二冊。備勤考。卷初之策。彥龍所親筆也。彼雖異教之徒。又一代偉人也。余所甚愛重也。其手澤者。他可以爲幣幣。余以爲千金。可笑可笑。會面何日哉。掃榻以俟焉。莫食言。福暨之辨。在衛生寶鑑。卽今有事。借他之原本。再借之而已。余所鈔書。偶

爲人所借。尚不若閱全書。全書意安所藏。以如見爲先容耳。

又

白文謄書之事。吾邦古來不名。而稱文集者。在此編。然則一日不可無者耶。至珍至重。本朝文粹。暇日繕寫。希仰在茲矣。蓋非爲足下之羊棗。亦老拙之熊掌也。呵呵。意多筆短。不悉。

又

二荒神傳。勞執仗者之手。然荷足下之床。多謝多謝。結末贊詞無餘蘊。豈復有他筆哉。俟晤語。今日

諸生之勝集。可想觀焉。漫聯破題之兩句。洗眇昏  
懸懸。楚人之頌。伸縮在手裏。可尚矣。

又

二荒神傳中云。由是見之云云。不聽沙門闖入焉  
云云。此間之事。若然則先所謂援神入佛。掠社戶  
爲僧俸者。驗于此。摘奸證隱。鞠情鉤距。司臬者必  
辨焉。夫涉史筆者。必據經。據經者。必通律。元有二  
理哉。徒爾而言律者。刑名之徒。而入苛酷。豈祥刑  
之謂哉。故曰五經之有春秋。猶法律有斷例。後世  
修本邦之史編者。於茲添一段好議論矣。嗚呼。常

山之率然。文訣思之

與意安

文則周覽適老懷。卽今十二冊還納之。蓋此編者。  
皇明文士之製文。而別無作文之式。故早速返呈  
之。北野之一件。雖非直務。粗問津。則世波厲揭之  
一端乎。呵呵。餘蘊并付拜顏之談。擲。頓首。

又

明通紀全部十七冊還納焉。電矚畧得大較。是亦  
出于惠意。豈不爲幸也哉。就中狐樹哀談。前年遂  
涉獵。今又忘焉。再許恩借乎。若然附此奚來。

與順知

昨晡勞迎接。持旅宿之中。盤飪桂玉之困。在默存裏。雖然曾子當時說三費。亦學者之明誠也。曲禮全經二冊。僻案鈔一冊。齋持來好了好了。全經得全功哉。奈何秋雨之嘆。滿懷不可言。老杜之舊題。諷誦聊遣興而已。心曲併嫉。寔音之日。草草不悉。

又

四書通證一策。了菴錄二冊。匆匆終卷。目下熒惑。電抹過了。雖然嘗一嚙知全鼎。亦豈無此事哉。呵呵了菴錄如飲粟棘蓬。如喫金圈。可吾子之口實。

否。雖然儒先有曰。學者於吾書有所見。見地堅定。然後看異書。亦宜他日不墮渠術中云云。吾子其及茲也耶。晚來杖屨歸赴龍阜。則行途以頰慰分。睽之懷乎。奈何。睽餘眇昏未擘。行筆蚓蛇。枉賜諒察。

又

從南城今早歸洛矣。爾來音息杳絕。雅候震艮奈何。蒸溽炎暘。氣宇清勝否。保重。就承雖無專事。契濶之懷難排遣。故及此耳。西山丈近頃無會晤否。梅雨稍得霽。則郊墟之夕。乘涼清旆。翻然來過。佳。

期有在矣。山間靜坐。未發之工夫有新功乎。歎羨  
星露將來發老懷。草草不具

歎羨。

又

萬葉十數冊齋來。想足下之所書。發函子細點檢。  
則僅四冊。他皆趙子之手澤也。事出意外。不覺驚  
愕。於此又精察焉。這回所繕寫。更蓄全集。昨所寄  
者。前度之舊本也。然乎否。沒分曉矣。史漢韻會各  
一冊。瞥爾抹過。范史不好本。如黑漆屏月蝕詩。可  
笑焉。韻會稍劣於長嘯之所藏歟。今騁一价。三書  
與萬葉。同函速還之。凡樂黃鸝。卷簾白鷺。情景何

如。若有餘暇。則一來。下榻候之。

與正意

椀林燭一十枚。槁魚貫一十絡。燭以舉緒鞭之明。  
貫以備無彙之良。規之祝之。牛波歟。馬勃歟。柳敗  
鼓皮歟。以無用爲大用者。將在調劑之手也。呵呵。  
明日明午。如諾行而落焉。於燕雀之後。

答正意

中正子革解治曆二篇。下高手以代予之勞。鴻庀  
有在矣。多謝多謝。此冊之主。知此冊之珍乎。則足  
之壁也耶。凡物之顯晦。必有數存焉。衆之所謂澤

火。而中正之所謂穢濁之文明也哉。必有不沿襲流俗而以革者。此冊之主所期在斯乎否乎。渠夫知易者歟。然而終日易而未嘗易者歟。否。於茲予亦長噓一聲。又太息而噓一聲。而卷而還焉。中正之時與處。予不克無感。

中正子者。建仁寺僧圓月。字中巖。著書號中正子。

### 與玄東

昨者嘉惠。病體甚適。多可多可。八綫價銀。即今四十三錢。附此童齋持以去矣。渡與賣書漢。則足下先容之勞亦不貲。謝之有餘。琅琊之一編。留在架

上。不日還納焉。至意過蔡。即者曼曼。幸之又幸。赫蹏無餘地於展布也。

### 又

南樽貫鯁之惠。酌之味之。尊鱸柘酒之後。亦識秋風者。蓋足下之惠意令然也。至感至感。併以附明日云爾。抑又前項市原之勝集。實塵世之一奇。過也耶。多可。

### 又

昨者來訪。殊六義之惠。於予去珠復還者。十襲珍重。喜意津津。揚揚。謝之有餘哉。就中前回之世說。

今已收買焉。欲以足下之所藏之善本。就之讎校。添減之異。許借否也耶。若然則語林亦附并。連日。涵雨濛濛。雅候未審。爲學自嗇。昨赴道安生之招。會戶帶子。夜間正意亦與之云。土宜緒餘。俟接芝眉之日云。

按戶帶子者。戶田帶刀爲春也。

### 與道圓

倭名類聚抄繡梓了。寔可資多識。荷一部之惠。今又新刊白氏文集。卷卷每終上板寄來。誦之尤適老懷。何賜加之。以謝焉。

### 又

頃聞朝鮮國使來。其人品如何哉。道春兄弟侍幕府于伏見城。足下從春子。盍往而一見試之乎。若或有筆語。則余之所欲見亦在此。不啻魚熊矣。思焉。

### 又

一眾之惠。賞翫得其興。昨日之鶺鴒子安在。猶可逐日生育否。所希在茲耳。

### 與某人

昨香子通信於足下。余以不知不問震艮。實出意。

外。非慢。卽今就安告余有足下無妄之疾。余愕然  
蹙額。攢眉。欲往以問。則人事不得止。甚乖素志。且  
命就安代余而言。想其有勿藥之喜。念在茲。委曲  
告報。則余亦安心。恐病餘勞。細覽而不涉繁辭。亮  
昭

又

西疇居士崔子方彥直之所著之春秋經解。拙所  
未見之書也。聞或者之所藏。而价或者之所友借  
焉。卽今來視矣。蓋不拘於三傳。賴已見而解也。雖  
未及識聖經情理之所在。當乎否乎。未詳彼操

履何人。彼卓見特立。不可啻焉。焉冊僅五。葉亦五  
六十也。甚簡易。卓截。以是較之云。李彭山之私考  
者。渴之望梅。饑之耳糠。歟。拙饑渴于書者也。所見  
不多。是屠門之大嚼也。鼃鼎之染指也。其未及見。  
則以爲奇書。而思與人共之。癖已可笑矣。以此書  
告足下。白豕而芥之。與暄也。又可笑矣。足下若欲  
檢此書。則今日云暮。明日來至否。下榻俟焉。

右惺窩先生文集十二卷刊本七冊及倭哥集刊本三冊  
總十七卷刊本十冊凡者以時習館御本自天保七  
丙申年春二月望前一日起筆至端午日畢之

中村萬喜直道



